

翰墨清韵写河山

——记画家丁培明

丁美科

春天里,我和省开明书画院副院长、市美协副主席朱明宝一起,受邀参观画家丁培明“匪石文创”,只能用震撼来形容了。

走进他宽大的办公室兼书画展厅,一幅由8张丈二宣纸竖拼而成的巨作《江山万岁图》扑面而来,只见异峰突兀,万壑争流,云烟变幻,草木葱茏,大自然的雄阔博大与生机勃勃发人心中,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让人呼吸急促。丁培明强大的巨幅作品构架能力让人折服,其巨刃摩天的气势和气势生动的笔墨相得益彰,范宽作品中峰峦雄厚、挺拔宏大之气象,李成作品中气象萧疏、烟林清旷之神韵,石涛作品中灵活多样、恣肆大胆之笔法都在这幅作品里得到了借鉴和融合。朱明宝感叹说:因为丁培明的加盟,六安美术在安徽美术中的地位将得到一次很大的提升!

六安美术界的眼光被吸引,开始聚焦丁培明,为丁培明从淮南回家乡而高兴,为六安美术界增加一位艺术大咖而欢欣,更为大别山画派的形成多了一位“猛将”而倍感信心十足!

搜尽奇峰打草稿

石涛在《苦瓜和尚画语录·山川》里说:“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,山川脱胎于予也,予脱胎于山川也。搜尽奇峰打草稿也。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,所以终归之于大涤



也。”主张艺术应来源于生活,并通过融入主观的感受和理解,使之高于生活。

丁培明1970年生于山清水秀的六安,大别山的秀丽和淠河水的清澈滋养了他的艺术天赋。浙江理工大学毕业后,他开始专业从事纺织品印染工作,耕耘于纺织品面料花纹设计。工作之余,他被星戴月“笔耕”不辍,致力于传统绘画的研究和传承。他注重师古,从传统入手,取百家之长,潜心研究历代前贤及近现代甚至当代艺术大师的作品,对“荆关董巨”、范宽、李成、石涛、八大、黄宾虹、傅抱石等均有深刻的研究,临摹了大量古今名师之作,并结合自身的创作特点与偏好,内化出自己的一套创作风格,在绘画艺术之路上越走越远、越走越远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面料花纹设计让他无法释放自己的艺术才华,于是他放弃工作,开始致力于专业画家的努力。

国画讲究三要素:自然、生命与文化。丁培明在“师古”的同时,更注重“师造化”。他不断地徜徉于名山大川,领略和体悟山川的壮丽秀美以及无限神韵。他深入自然、深入生活,搜集素材、寻找灵感,感悟祖国博大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气息,做到胸有丘壑,山水尽揽。多年来,他在大量写生创作中汲取营养,悉心揣摩,感悟真谛,为山水画创作打下深厚宽博的根基。

正本清源求“道”

为了锤炼笔墨,2013年,丁培明向学于国家画院龙瑞工作室,这是他绘画风格形成的关键时期。龙瑞在国家画院的教学和创作实践中,一直强调两个方面的共同促进,即“技”与“道”。龙瑞所提出的两条主旨“正本清源”和“贴近文脉”正是其纲领化法则,尤其强调对“道”的重视,并将山水精神境界的追求上升到“为人生”的道德高度。

山水画与道家哲学有着紧密的联系和相互影响。“道”为水画的成熟提供了形而上的精神内核,“道”作为一种形而上的实体进入山水画中,伴随着山水画从滥觞期走来,一直到唐宋山水画的成熟,到元明清以文人画为主调的山水画的登峰造极,以及现代山水画的新突破,“道”始终作为一种精神实质存在于山水之中,也成为历代山水画家所追求的至高目标、一种精神的符号,并被代代相承。

丁培明在龙瑞工作室以“程门立雪”的精神,潜心体悟,让他的作品无论是在形态上还是在意境上,都能体现与道家哲学思想的融合。他通过独特的构图和笔墨运用,表现出自然界的变化和流动,以及与其和谐相处的境界,画面呈现出无为而治、柔性坚韧并存的内涵,得到一种隐含的、超越物质世界的意境。这种意境不仅是对自然景物的

直观表达,对自然和宇宙的敬畏,更是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思考和感悟。

经过一整年的学习,丁培明开始逐渐形成自己的美学特点,既有深厚的传统功力、笔墨情趣,又有赏心悦目的现代构成意识。画面在深厚苍郁中透出轻盈俊逸,显示出笔墨之美、智慧之美与性灵之美。其众幅山水画作,在形上以工笔见事,而在韵上则辅以写意,可以说工笔和写意在他的手中得到完美的协调与升华。

风格是一个艺术家形成的标志。国家画院的学习,对丁培明绘画风格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。他多次强调,书画艺术必承学先贤,而后信奉笔墨当随时代的艺术宗旨。

他的艺术修养是全面的,在主修中国画山水以外,还兼修花鸟、人物、书法和篆刻。他的花鸟活泼生动,他的人物形神兼备,他的书法老辣沉雄,他的篆刻匠心独运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他先后11次入选中美协等官方机构举办的全国性美展,取得让人瞩目的成就。

笔墨再铸“大别山”

丁培明从少年求学离开家乡,到青年工作他地,再到壮年游历于祖国山川,但无论走多远,家乡的山山水水总是牵挂着他的心。在不惑之年,他毅然返回家乡六安,立志为大别山立传,以手头笔墨再铸大别山“纸上山河”,要为形成中国画“大别山画派”贡献力量。

八百里大别山是中国长江和淮河的分水岭,山地被断层分割成许多菱形断块,山麓线挺直,山坡陡峭,既有江南山川之清秀妩媚、细腻肌理,又有北方高山峻岭的雄奇壮美、骨棱壁削,使画家有了画不尽、写不尽的用武之地。大别山南北水系丰富,梅山、佛子岭、磨子潭、万佛湖等水库如碧玉一般镶嵌其间。大别山四季分明,景色各异:春天鲜花盛开,草木蔓发,松绿竹黄,百鸟相鸣;仲夏林木葱郁,绿荫沉沉,凉风拂肌,瀑布飞流;秋季松竹沉黛,枫叶如火,硕果缀枝,百草含香;冬临风荡林海,雪压劲松,山色凝重,似露峥嵘。

大别山无论其地形地貌,还是山川树木都极具艺术特征。另外,大别山还是著名的革命老区,红色六安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、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,这让大别山更赋予了一种神圣的光辉。

丁培明认为无论黄山、泰山、华山,还是太行山、武夷山、井冈山,以及江南水乡、桂林山水、黄土高原、大漠孤烟,都有很好的作品呈现,甚至成为了一种画派,独处于艺术之林,而这么壮观、丰富、美丽的大别山却没有很好地表达出来,没有构成艺术形象中的“那一个”,作为大别山走出去的艺术

家应该为之不懈努力。

他立志描绘出家乡大别山的壮阔、细腻、端正、秀雅和温情。近年来,他深入大别山深处,去体悟大别山的风雨烟云、峭崖群峰,细心揣摩山石的结构、树木的特征,竭力去捕捉大自然中的壮美境界,表达自己对世界的深刻感受。

在他的“匪石文创”,可以明显看到他的近期作品已经呈现出另一种风格和意趣,一种具有大别山气派的作品逐渐形成,一幅幅或丈二、或八尺、或六尺的大作,呈现了雄浑之气,流淌着灵动之神韵。大别山在他的笔下,时而峰峦叠嶂,雄浑厚重;时而诡谲神奇,灵动变幻;时而含蓄温润,自然朴实。丁培明山水所呈现出的无论是景致节奏的明快,还是书法用笔的造型和随类赋彩的呈现,既具自然特性,也得时代风貌,把北派山水之峻峭刚挺、雄壮奇绝、苍劲浑然而南派山水之秀润秀丽、透逸绵延、烟云迷蒙在大别山山水画的意境营造中得到很好的融合。尤其在细节的处理上,更能十分清楚地看到他那丰富的个性特征,所画山水不尚求于大众式的宏观,而是截取甚至放大某段山水的位置,以此来为画面提供醒目的点和侧重点,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力,由此所绘出山水画的画面恰如音律一般,跌宕起伏,舒缓有序,全然是一种文人心绪的韵律契合。

艺术的道路是艰难的,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需要魄力和勇气,在此,寄语丁培明在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中,能更好地把自己的风格与大别山的风貌、风情进行融合,让山水画创作更加深入生活,更富有写意性,在新时代山水画创作和图式转换的过程中,为大别山画派的形成做出特别的贡献。



万家山上上下下最近特别忙,茶农们抬头忙,低头忙,走路忙,吃饭忙,甚至连睡觉都匆匆忙忙。

忙什么忙着采摘茶叶。万家山的茶叶,长得真慢!一大清早,茶农急急忙忙就往茶地跑,睁大眼睛使劲瞧,这出芽都十天了,咋还是这么三三三两两、零零落落呢?在茶地转了三圈,只得“矮子里面选将军”,再小也得下手啦!摘到晌午,眼瞅着到了吃饭的点儿,像得了网瘾,哪里舍得离开茶地!迈开步子恨不得一步跨入家门,揭开锅盖恨不得一口吞一碗饭,跑回茶地一看,茶叶还是那么小,长得怎么这么慢呀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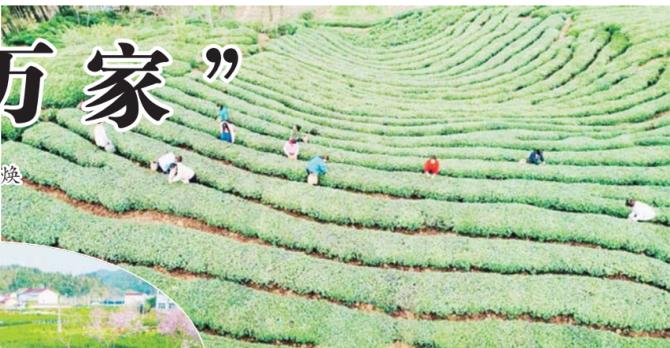
万家山的茶叶,长得真快!傍晚夕阳西下,茶农连走带跑赶到收茶的地儿,把一天的辛苦成果做个集中展示:你问问我今天摘了多少,我问问你今天价格多少,虽然他们不知道价格是由谁在指挥,但他们清楚茶价那是每天,每个地儿都不一样。茶商当面打开袋子,瞅了瞅,抓起一把茶叶,掂了掂,略作迟疑,报个价。茶农总要争辩一番,“你看我这茶叶不大,荆条好看,这个价格低了。”茶商的一双火眼金睛早把茶叶的底细摸了个透,“你这茶比别家的茶叶大,还有雨水,卖不卖你自己看。”茶商的精辟论断总能攫取真理的外衣。“算了卖了,你这上秤吧!”茶农嘟囔着,想一想自己要走好一段路才能找到下一个茶商,想一想家里的鸡还没喂食,想一想现在赶回去还能再摘一点茶,想一想……这时候一片片的茶叶已经被换成几张红红绿绿的票子。

万家山的茶叶,地势再高一点最好啦。

幸福“万家”

一山有四季,十里不同天。在茶商看来,一个村子里的茶叶也能分等级,地势高点的茶叶有仙气滋润,茶叶品质更好;地势低点的地方,茶叶品质可能就不如地势高的。茶商精通此道,他们看一眼就能分清是哪个山头的茶叶,每当茶农卖茶时,总是免不了感叹:这茶叶要是往的再高一点就能卖个更好的价钱啊!

万家山的茶叶,地势再矮一点最好啦。地势矮的羡慕地势高的,地势高的,反倒羡慕起地势矮的来了。为啥?采茶时间不一样呗!在万家山村,不同海拔的地方采茶时间最多可相差一个多星期呢!一个星期,一个劳力得差千把块钱呢!看到别人采茶,自己



翟文焕



雷威 摄

只能在自家茶园转来转去,催促茶叶发芽,那真是热锅上的蚂蚁——急得团团转!万家山的阳光你能不能再多留一会。山里气候复杂多变,今年的雨水下不停,雨水滋养了茶叶,把叶片擦得瓦亮瓦亮的,芽儿使劲往外钻!茶农们心里却直打鼓!这茶叶是冒出来了,但一下雨采茶可就更辛苦啦!头上戴着斗笠,身上披着塑料薄膜,一站就是一天,谁吃得消。要是打着伞摘茶,那就让人看笑话——这时候一双手在茶树旁上下翻飞,谁舍得空出手来呢?全身肌肉

绷起来,连抬头都怕耽误了时间,要知道,一下雨,茶叶价格又要降,只能攒着劲,埋着头,把全身心托付给了茶叶的重量,这时候恐怕只有心里还在想着别的,或许是“雨儿快快停吧,我明天一定天不亮就来茶地,用一天天辛勤劳作换来永不落下的夕阳。”

万家山的时间,你能不能再走得再慢一点,你滴滴答答走得太快了,快得让茶农们无暇洗衣服,无暇吃午饭,无暇照顾门口的菜园、圈里的猪、阶边的鸡……万家山的日头落得实在太快了,茶农们的目光还停留在那几排未采摘的茶树上,脚步还停留在傍晚的万家山里,手电筒还停留在山上的茶园里。这时的茶农们总是希望时间能走得慢一点,再慢一点……

春天的脚步悄无声息地走来,朵朵花开犹如诗篇中的精灵,散发着迷人的芳香,唤醒了沉睡的万物。在这春暖花开的日子里,霍邱县文人墨客结伴而行,走向基层,以文人视角和文学笔触,感受春意,讲述美好的春天故事,抒写乡村蜕变的美丽诗篇。

“走千走万,不如淮河两岸”。从霍邱县城出发,沿着新建的“长城大道”向临淮岗4A风景区行进着。穿过林立的高楼大厦,走进希望田野。绿油油的小麦犹如一张张翡翠的地毯,铺盖着大地,散发出鲜活的生命力。盛开的油菜花满园遍野,如同金色的海洋,与蓝天白云相映成趣。

穿越“花海”,踏过“麦浪”,来到素有“世界第一坝”“淮河第一闸”之称的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现场。“49孔大闸”静卧淮水之岸,如铜墙铁壁,似长虹,若蛟龙,与淮水共蜿蜒,与游人共享鸟语花香的春天。

治淮丰碑广场上,人流如潮。广场中央矗立一尊十余米高的石碑,正面书写着“治淮丰碑”红色行书大字,耀眼夺目。背面书写有治淮碑文,记载了临淮岗水利枢纽工程的概况、建设内容、建设过程以及功用等,文笔简练,特色鲜明,给人印象颇深。石碑周边建有长廊、石径、花圃、绿地等景观,令人不禁感叹:“临淮岗的春,不仅有‘草木皆有情,万物总有心’的绿色,更有‘淮水悠悠入我心,千里碧波使人明’的碧绿。”

坝上游人如织,闹下热火朝天。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,因水而建,因水而美。在临淮岗新船闸施工现场,施工车辆来往,红黄相间的安全帽犹如春天里绽放的花朵,建设者们正抓住有利天气,抢着工期。新船闸主体工程已经完成,预计年底前就能通航。

沿着临淮大坝向下游行驶约5公里处,是合阜高速寿颖段跨淮特大桥施工现场。“一桥飞架南北,联通淮河两岸;两翼横贯东西,汇聚江淮平原”,这是水利工程建设者们对跨淮大桥的赞美。高大的桥梁立柱直入云霄,两边分布的斜拉钢丝,犹如大鹏展翅,腾空而起。长长的桥身,横跨过程,看似神龙戏水,见头不见尾。临淮岗水利景观,不仅是新中国治淮壮美的水利丰碑,更是人们沉醉淮河风情、领略淮河文化的旅游圣地。

饱览淮河风光,观摩江淮果岭。文友们乘着和谐的春风,驱车来到毗邻的裕安区狮子岗乡“桃花仙谷”,探探万亩桃花绽放的盛况。

“昔日荒山岗,如今花果香”。“桃花仙谷”被誉为安徽省单体面积最大的一处连片桃园,六安茶谷线上的最美红桃走廊,目前已成当地乡村振兴的富民合、产业发展的示范合。这里不仅拥有万亩桃园、千年古井,还建有迎宾驿站、木鱼湖、琵琶湖、雕塑广场、景观廊亭、休闲农家乐等自然和人文景观。

享受着“世外桃源”的欢乐时光,情不自禁地信口唱和:“烂漫桃花向阳开,古风新韵抒情怀。狮子岗前留个影,满眼春光扑面来。”

满眼春光扑面来

史云喜

谢谢你最后的成全

黄秀兰



清明

严仍江

清明是什么?
清明是温柔的风
是斜织的雨
是绵软的阳

清明是什么?
清明是高天的蔚蓝
是远山的紫色
是空气的芳香

清明是什么?
清明是鱼儿恋爱的小溪
是菜花亲吻的沟渠
是嫩柳梳妆的池塘

清明是什么?
清明是蓝天中纸鸢的飘逸
是草地上孩子的嬉闹
是山谷里游人的欢畅

清明是最美的春天
清明是放飞梦想
清明是对故亲的追思
清明是对先烈的景仰

清明将至,回家给父母亲上坟。

天气很好,艳阳高照,抬眼望去,山上满眼青绿,梯地里的油菜花正开得繁茂。一条弯曲的石子路斜斜地朝山上伸展,一直到朝阳岩的半山腰。

父母的坟地就位于朝阳岩的半山腰,那里以前是我家的一块庄稼地。曾经,这座山是我们整个一条街居民的庄稼地,小时候,每天放学都要随母亲来地里侍弄一会。但现在,这里密密的都是坟墓,朝阳岩在我家正对面,父母在世时常念叨:“我们都怕冷,朝阳岩阳光好,我们死后,你们把我们埋在朝阳岩。”母亲去世时,父亲86岁,身体还很硬朗,坟前的墓碑是父亲亲自请人雕刻并立于坟头。那时候,他就将自己的名字刻在了上面。

母亲是因为疾病突发而查出患重病的,我们掌握着人事不省的母亲的生死大权,当然没有半点犹豫,抱着一线希望,将昏迷的母亲推进手术室。从那个冰冷的二月,冷到骨子里。没有想到母亲可能会突然离我而去,我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,陪在母亲床前,寸步不愿离开,不去上班,孩子不管,记得那年,历经近半年的层

层选拔,作为全县唯一一名小学组选手,我马上就要参加省教坛新星评选。但跟妈妈相比,再大的荣誉又算什么?木后清醒的母亲还不会说话,看到我在我床边,只能用无力的手指着门外,示意我回去。后来,在家人和朋友的一再劝说下,我和母亲也算各自让步,我同意参加比赛,她同意我在床前侍弄。于是每天上课,我带着各种资料来到妈妈床前,一边照顾母亲,一边备赛。

多年后的一天,我在台上朗诵《第一次抱母亲》这篇课文,泪如泉涌。作者文天祥的母亲是曾祖母,在长大的儿女面前,病中的母亲就是那么弱小。我们没有告诉母亲的病情,悉心照料下,母亲重燃生的欲望,她不再拒绝治疗。

后来,我们姐妹轮流看护住院的母亲,如今回想起那段陪妈妈的日子,我的心里竟有些暖暖的感觉。木后半年时间,母亲恢复得还好,但后来的一年里,母亲病情时有反复,逐渐加重,又做了三次小手术,折磨到形容枯槁。我们尽力挽救母亲的生命,但母亲还是如熬干的油灯,熄灭了火焰,走到了尽头。

城事·茶舍

责任编辑:宋金婷
784542876@qq.com